

歲月·感恩·和平



人生在線
東瑞

我們送別二〇二三年，迎來二〇二四年。新舊交際，感觸萬千，歲月如梭，有不少事改變了，令人驚喜；也有一些事以另一種面目出現，彷彿周而復始，難免令人焦急。

在香港，每年進入十二月，從冬至開始，過年的氣氛一日濃於一日，聖誕節之後是元旦，元旦之後是農曆新年。公眾假期，有些人乾脆聖誕元旦連着放。一個多月以來，街頭、商場滿布與新年有關的裝飾，市面四處人潮，超市擺滿節慶禮品，洋溢着歡樂氣氛。

年年難過年年過。二〇二三年最大事件肯定是疫情結束，社會復常。香港也開始進入一個經濟復甦的新時期，香港內地人員往來頻密，節假日大批香港市民北上度假、遊覽和購物消費。二〇二三年我們三度到印尼，來往幾個機場，乘搭多趟飛機，看到的基本上都客滿。積累三年的宅家沉悶，似乎需要大釋放幾次，方可舒緩和平息。

社會復常，我們除了到外地參加幾場婚禮外，也出席了作家組織的紀念晚會。幾年沒參加活動，新面孔增添不少，非常陌生，老會員到場的沒幾個，一打聽之下，方知有些生病了，還有個別移居了。我們還參加一甲子前中學同學的聚餐，來了近三十位，大部分都是銀髮一族了，有幾位還以拐杖傍身。彼此在黃昏路上行走，也就不會互相嫌

棄，反而都對歲月萬分感恩，我們都還健在。正如三年疫情，最重要的是我們仍健在；六十年前，我們同過班或做過校友，六十年後，我們還可以坐在同一間茶樓的同一張枱邊吃龍蝦芝士伊麵，彼此端詳對方臉上好看的皺紋，難道不該對歲月感恩嗎？感謝上蒼讓我們還可以耳聰目明多看一眼這個美麗世界。無論文友或校友，真是越來越少了。在我們這種年紀，可謂見一面就少一面。大家共同的感慨是，最要緊的是身體健康。兒女孫子們能自愛，不用我們操心，這就是最大的孝心，對父母最大的愛。我們感恩生命，活得健康。

二〇二三年也有另一種隱憂令人不安，戰火和硝煙瀰漫電視畫面，中東一個又一個城市變成瓦礫和廢墟，一個個孩子在炮彈下喪生。繼俄烏衝突之後，巴以戰火也熊熊點燃。遙望遠方，人們在生死線上掙扎；觀看眼下，風景這邊獨好。聖誕接着元旦，香港到處人山人海，大型活動浪浪接，歷史悠久的廟街也推出美食夜市。說近的，我的住所樓下是紅磡碼頭一帶，以前是巴士總站，車站移走以後，空曠了一段時間，現在正建立一個現代花園，估計不出半年就可以對公眾開放，屋邨的孩子們又多了一個好去處。

展望二〇二四年，我相信很多人的期盼都一樣，希望俄烏衝突、巴以衝突盡快停火，坐下來談判，早日迎來和平。香港和祖國的經濟復甦、發展得更好。祖國好，香港好，我們每個人才會好。



市井萬象

「跳躍的北極狐」

上海街頭一隻巨型「北極狐」藝術裝置吸引市民駐足拍照。據悉，這是大黃鴨設計師費羅倫泰因·霍夫曼的作品《Let's Jump跳躍吧！北極狐》。

中新社

甜鹹香港



君子玉言
小杏

「四方食事，不過一碗人間煙火。南甜北鹹，辣西酸，都去嘗嘗。」單位食堂早餐每天安排豆腐腦，一盆肥嫩的豆腐腦，一盆蓋澆滷汁，裏面黃花菜、木耳、肉末，這滷汁必須勾過芡，澆在豆腐腦上吃。過去一直這樣吃，感覺挺好。直到去了香港。

香港堪稱甜品勝地。如果從西環上環開始走，走過中環灣仔銅鑼灣，一直走到東區的北角筲箕灣，沿途甜品店、糖水店拾眼即見，隨便進到哪一家，menu上都羅列十幾種。並且幾乎任何一家餐館，不管中餐館還是西餐館，家家必備餐後甜點。點餐或用過正餐後，服務生總會問一聲「要咩甜品？」這些甜品，樣樣好吃，我等毫無招架之力。有時朋友約飯，我因手頭工作一時走不開，就告訴他們「不用等，我趕在甜品上來前到就OK了」。前一陣Chloe來京，還提起這個話題。

港式甜品分兩種：一種是糖水，一種是糕點。既有傳統老號，也有中西合璧新花樣。傳統的味道正宗，創新的博取眾長，無一不美。初來時，立誓吃遍全港甜品店。很快發現自己「年少無知」，大大低估了香港甜品的豐富多樣，不敢再提。聊起來，才知不止一位朋友曾立下這個flag，其中還有男生。結果大家都發現自己太幼稚，沒聽說誰最終完成了這個宏願。

在香港任何一家甜品menu上，甜豆花是「出鏡率」「點播率」最高、人氣最旺的甜品之一。行山途中，人跡罕至的舊村落，總會有一兩家留守的老人。這些上了年紀的阿公阿婆，過去是村裏的原住民，因農耕漁業式微，不再下田下海，年輕人又紛紛到城區工作，老人們留下來，既有一片屋瓦遮風擋雨，也經營一份小小生意。小土多店除了賣水、提供泡麵，甜豆花也是荒野恩物。一碗嫩滑的豆花，加白砂糖或蜂蜜、桔子粉，半分酸甜甜，半分幼滑，顏色鮮明，清清爽爽，解饑解渴又消汗。從此吾輩豆花改甜口。

傳統港式甜品主要有「二沙三糊」——綠豆沙、紅豆沙，芝麻糊、核桃糊、杏仁糊。說着簡單，其實講究不少。比如綠豆沙，要與海帶（港稱「昆布」）一起燉，是祛暑佳飲。比如紅豆沙，要搭配蓮子、陳皮，豆子的沙感、蓮子的爛糯、陳皮的藥香，混合一起，尤其是加入陳皮，聞有香、看似無、入口甘，絕配！有的紅豆沙裏再加入湯圓，也很好吃。芝麻糊則要強調手磨現製，黏稠爽滑，香而不膩。王家衛《花樣年華》裏，蘇麗珍在周慕雲生病時送上一碗芝麻糊，表達欲說還休的朦朧情懷。想必這碗芝麻糊一定是女人手磨而成，是飽含了心思的。

我第一次吃糖水昆布是在號稱香港「南極」的蒲台島。靠近碼頭有一家小店，主事的是一位面目和善的老婆婆。過去吃海帶，都是鹹口。在這裏有生以來第一次知道海帶居然可以做成甜品。這道糖水，既無海腥味，也不勁硬，綿軟如絮，入口即化，隨甘而甜。有些不喜海帶的人，就因一碗糖水昆布，而改變了味蕾偏好。

還有一些超出過去認知的另類甜品，比如糖水腐竹。有次去火炭黃絲菜校長家農莊，他們準備了腐竹薏米白果糖水——這也是沒見過世面的我第一次吃甜的腐竹。腐竹薄如蟬翼，薏米和白果都略略有一點嚼頭咬勁。初夏時分喝一碗糖水腐竹，祛濕解暑補氣潤津。二〇一九年端午節，我去

塔門島認識了一位叫陳蘇的老者，他與幾位當地漁民在島上小館與我們共進午餐，我用蹩腳的粵語跟他們聊天。陳蘇老先生說塔門產鮑魚，有一道特色甜品「糖水鮑魚」。又讓我大為驚嘆！可惜當時不是吃這道美食的季節，無緣得嘗。今後或許也再無機會品嚐了。

異國風味的餐館正餐和dessert都味道純正。上環有一家泰餐館，幾次入選米芝蓮榜單。他家招牌菜是咖喱蟹（有時也用蝦），香倒一片人。小夥伴們都喜歡用這咖喱汁拌米飯，一來這裏就成了「幹飯人」。葉類菜必點蝦醬炒通菜，鹹香入味。他家的甜品，椰汁黑糯米配芒果一定要嘗嘗。糯米蒸得透軟，澆上椰汁，再加上泰國當地芒果，酸甜香糯汁甘，人間至味。

至於糉子，北方多為甜食，在香港則常常做成鹹口，塊頭很大，一隻足有小半斤，很「不香港」。裏面瑤柱海米火腿蛋黃滿滿當當，多切片來吃。二〇二一年端午節，朋友送了兩隻自製大糉子，突然天降疾雨，急忙打的士。司機見我沒打傘，盡量停在靠近我的路邊。快到我時我把兩隻糉子送給他，他連連說：「哎呀，我沒有準備什麼東西回送你！」我說不用，祝您全家節日快樂。他連聲道謝。

甜鹹香港，有那麼多好回味。



▲港式甜品。

作者供圖

滬語《繁花》更有味



自由談
侯宇燕

二〇二四年上海東方衛視跨年晚會上，著名主持人曹可凡透露，滬語版電視劇《繁花》於一月二日登陸東方衛視黃金檔。這着實令人興奮。此前，《繁花》的普通話版和滬語版已先後在中央電視台播出，普通話版安排在黃金時間，播出頭十分鐘，收視率就破了二。

這部由少年時期生長於上海，擅長拍攝海派風格的王家衛執導，根據同名茅盾文學獎小說改編，三年打磨而成的電視劇，聚集多位上海及江浙籍貫演員，卻也只能選擇金宇澄巨著中關於上

世紀九十年代上海改革創業的一節片段來集中演繹，可見小說還有多少可在影視化上繼續發掘的深廣元素。

說起來也是奇跡，小說風靡全國已十年，陸續推出了話劇、滬劇各種演出形態，卻至今熱度不消，各種媒體關於它的討論仍舊絡繹不絕，充分體現出上海市井生活細節長久的生命力和讀者的精神飢渴。本是作家老年不吐不快的網絡戲語，零敲碎打，卻最終集結為史詩。與劍拔弩張、濃油赤醬相比，是另一種風度，可細細咀嚼。金宇澄有一支健筆，寫的又是他熟悉的在其中成長起來的生活圈子，特別駕輕就熟，極有味道。時代大波、兒女心思，一層層歷史的風雲、人間的滄桑，有如一座氣勢雄偉，飛光流彩，設計新穎，建築考究的藝術建築物，裏面有一進進的庭院，有各個時代上海特殊的氣息、奇妙的景觀和眾多人物，簡直是彩繪奪目，香氣繚繞。

由於演員大多是江浙滬籍貫，所以滬語版更有味道。上一次滬語版電視劇風靡全國，是一九九五年的《孽債》。三十年如白駒過隙，從全國範圍內看，南方人、南方文化，這些年在文藝舞臺中心似乎一直未成主流。像《孽債》那樣，全劇的美學風格是江南的，生活習慣是江南的，哪怕語言是標準的普通話裏夾雜若干上海方言的影視劇，現在都很少得見。其實上海是電視劇生產重鎮，但長時間以來推出的影視劇大多缺失了南方元素。此次終於變換和豐富了敘述視角，借巨著的由頭來回歸長江水位，蠻好。



▲《繁花》劇照。

與君書



人與事
李憶君

毓翰：你知道我是很少直呼你的名字的（只有在我生氣時連名帶姓）。我隨孩子叫你Papa。我也奇怪怎麼我們不像其他的夫妻那樣直呼對方的名字？但是你叫我Kim，來自我的英文名字，久而久之，陳毓翰和李憶君就不在我們的生活裏了。反正四十二年的日子都這樣過來了。

你不在了，幾乎所有的人都問同樣的一個問題：你打算獨居嗎？這房子好大哦。當然，你是知道的，我這個人沒什麼大本事，就是最耐得住寂寞，同時也很享受獨處。況且孩子們電話不斷，提議這裏那裏的老婆陪我去吃這吃那，我都嫌煩呢。再說，我們姐妹情長，這些日一直陪伴在身邊，想寂寞都難。當然，這都是過渡時期，生活要繼續下去，日子還得自己過。不過你放心，我會慢慢習慣沒有你的日子。

我答應你，我會好好吃飯，好好寫作；因為你是這個世界上最看重我的作品的人，你不但是我的第一個讀者，更讀得心細如髮兒微知

著。住院時你還不止一次問起我正在寫作中的小說進展，我沒好氣說早擱下了，沒心情！你當時就沉默了。後來我細想一想，幾乎想哭。其實哪是這麼回事呢，我早已規定自己要怎樣用功的。只是這些天你與病魔搏鬥，一切都變得不重要了。想到人生旅途上一起經歷的快樂和痛苦，我更在意的是眼前的陰雨，這一片蕭瑟又冷又濕，什麼時候才能雨過天青？

你平生愛茶成癖，戀壺成痴。我很抱歉沒有認真地去認識你的壺、你的茶；但是你的茶友其實也是我的朋友，這足以讓你堪慰吧。可是我還是覺得歉疚，因為始終沒有為你而培養起和你一樣的興趣和收藏愛好，所以終究搞不清哪是名家壺，哪是陳年普洱。我對孩子說，這些都是爸爸的寶貝，看着喜歡的就拿去。孩子說一個不小心拿了個名家壺，摔破了多可惜啊。我說那就別拿來用，留着傳家吧。

你還有很多遺物，但我並不打算處理。我的想法是，等我不在了，就讓孩子們一併清理吧——這事做一做就夠了，這是多麼哀傷的一種感覺啊。

你是個讀書人，什麼都能淡泊，唯獨最重名節，講情操。來悼唁的朋友，談起與你的交往，忍不住掉淚。都這麼大年紀了，我還真不忍見呢。想必是想起你們過往的喜與悲，喜其所樂，悲其所哀吧。

女兒常批評你太寵我，寵成了一個活在城市裏的怪胎。會開車，卻不懂得添油；會上網，卻不懂得繳付信用卡賬單和水電費。你對女兒的批評不以為然，糾正着說，別這樣批評你媽咪，她可聰明了，有什麼是學不會的？只是不需要。

是的，不需要，你什麼都為我做好了，還用得着我嗎？

然而，就在昨天，煤氣爐按不着火，我當然知道是因為煤氣用完了，這還不簡單，換上那桶後備的不就行了。可是沒想到的是，拔出煤氣頭後，搞了半天都裝不回去。以為很簡單，原來並不簡單。這麼多年以來，煤氣用完我只管喊你一聲就行了，因此從沒想過要看看你是怎麼做的。這一次是鄰居幫的忙，他說陳先生很注意安全，這煤氣頭裝有自動切氣

閘，不同一般的，所以會有點難度。

這不動聲色的安慰（不是你笨，而是煤氣頭不同一般），我聽了反而覺得很難過。你就是這麼謹慎、仔細的一個人，卻與一個隨便、馬虎、潦草的人生活了四十二年。你需要具有多少種心理成分呢？而憂心的成分應是最高的，然後是明達、無條件。因為知道，所以我不允許自己就這麼隨隨便便禮貌地向你說聲謝謝。這是多麼悠長而莊重的感情，只有深愛與舒悅才能有的，我怎能如此輕慢？

我還有許多話要對你說，都不說了，怕你把這些都視為我餘生的慘況，愈加不放心而變作你多餘的負擔，我就更難過了。但是我又實在惦念你，想把心中的話說完。

又下雨了，雨水打在玻璃窗上像敲門。屋裏卻靜悄悄，客廳裏沒有你，樓上沒有你，你真的是走了，走出我的生活，離去了……我記得有一首詩，其中有兩句是：懷君未忍去，惆悵意無窮。

是啊，我就是惆悵，意無窮。

你的妻Kim